

詩

緒

餘

錄

詩緒餘錄卷八

大雅

大明

駟

毛傳駟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殷也

釋畜同

孔疏郭璞

云駟赤色黑鬣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以上周下殷故檀弓言戎事乘駟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坤雅駟从縵省禮曰練而縵縵淺赤也一染謂之縵周人尙赤故戎事乘駟或曰方叔乘四騏何以不乘駟曰序詩者云宣王南征征者

蠻荆之事正之而已故言兵則非伐人之兵也言車則非戎事也言馬則非戎馬也。

鷹

釋鳥鷹鵠鳩郭注鵠當爲鷓字之誤左傳作鷓鳩是

也爾雅翼在北爲鷹在南爲鷓一云大爲鷹小爲鷓

雅鷹鷖鳥也陶宏景曰虎聞聲而深伏鷹見形而高飛

一名鷓鳩左傳爽鳩氏司寇也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鷓

鷹鷓欠赤也三歲曰鷓鷹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

鷹舊說凡鷖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後卽於巢外取帶

葉枝條插其巢畔防外墜且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

以所插枝葉爲候若一二日其葉雖萎尙帶青色至六

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悴此時雛大可取禽經曰鷹不擊伏鶻不擊妊其義性如此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軀鷹在眾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越之滅吳用此道也蔡邕月令云鷹化爲鳩鷹鳩屬也鳩凡五種應陽而變則喙柔仁而不鷲夏小正中秋鳩化爲鷹變而之仁不記也續博物志云鷲鳥雄小雌大庶鳥雄大雌小徐氏鼎曰性勇猛頂有毛本草謂之角鷹今俗呼毛頭鷹

絲

瓜瓞

毛傳瓞音電也

正韻

小瓜也鄭箋瓜之本實繼先

歲之瓜必小狀似瓠故謂之瓠韓詩瓠小瓜也孔疏瓜
瓠瓜紹之瓠也瓜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瓠
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瓠故
謂之瓠瓠之別名言紹者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
父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後稷乃帝嚳之胄是嚳爲
瓜而稷爲瓠自稷而下祖紺以前皆瓠也○曹氏曰不
甯值夏后政衰棄稷不務失官奔戎狄之間三世至公
劉公劉以前微弱甚矣故以瓜瓠况之釋草瓠瓠其紹
瓠郭注俗呼瓠瓜爲瓠紹者瓜蔓緒亦著子但小如瓠
埤雅瓜之繼本爲紹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故

曰其紹脆

堇茶

毛傳堇菜也釋文曰廣雅云堇薺

徒弔反

也今三輔

之言猶然釋草藺苦堇郭注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
泔食之滑邢疏唐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
之堇菜葉似蓼花紫色者內則云堇荳枌榆是也本草
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說文
堇根如薺葉如細柳食之甘詩緝內則堇荳枌榆注荳
似堇而葉大又公食禮鉶芼皆有滑注滑堇荳之屬說
文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堇美菜也七月言
食農夫以茶則茶非美菜也今所生堇茶皆甘如飴言

美惡皆宜也。孔氏謂堇卽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堇於肉爲證。蓋以此堇爲爾雅芑堇之堇，若然則與鳩毒同類矣。毛氏以堇爲菜，不言毒物。徐氏鼎曰：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寘鳩於酒，寘堇於肉。賈逵云：堇，烏頭也。考本草冬采爲附子，春采爲烏頭，其性大熱有毒，不可食。國策所謂雖饑不食烏喙也。食且不可，何知如飴？先儒多指爲烏頭者，蓋因釋草又云：芑，堇草，故誤指此堇也。況詩意言堇、荼、苦菜，周原地肥美，得霜甜脆，皆甘如飴，非以毒物見地之良也。趙氏佑曰：傳堇菜也。荼，苦菜也。均謂之菜，而堇不言苦，明其本甘。自當主內則堇、荳、枌、榆之

堇必非烏頭毒物不可食者乃孔疏引內則又引爾雅

及堇草及晉語置堇於肉當之二者皆烏頭集傳亦未察詩

固謂周原地肥美堇之本甘與茶之苦者皆如飴嚴氏謂雨露所濡甘苦齊實而斷烏頭之非諒矣。

柞 鄭箋柞櫟也陸疏周秦人謂柞爲櫟詩緝柞櫟也卽

唐鴛羽之栩王夫之詩經稗疏曰詩之言櫟者實今之柞言柞者實今之櫟紀氏昉以爲確有依據

械 鄭箋械白桲音也釋木同郭注桲小木叢生有刺實如

耳璫紫赤可啖邢疏陸璣云三蒼說械卽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桲直理易破可爲車輻又可爲矛

言利骨金
戰矜今人謂之白楸或曰白栢二說不同未知孰是趙氏佑曰詩每柞楫並舉自當是二木而三蒼一之蓋柞是總名耳。

楫樸

楫樸

毛傳楫白楫也樸枹

音木也

釋木同

鄭箋白楫相樸

屬而生者孔疏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樸屬附著堅固貌集傳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迨相附著也標積也○賈誼容經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詩云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之也王厚齋云此卽選左右之說董仲舒曰文王受

天命以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奉璋寢寢
二句郊詞也周王于邁二句伐詞也所謂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也以此知文王受命則郊
郊乃伐崇與鄭箋大意畧同蓋魯詩說也周公作此追
崇功德以爲文王受天命由此始耳非謂文王自行帝
制行郊乃伐崇也案竹書紀年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
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
羣臣與發並拜吉夢逸周書程寤解作文王去商在程
既生魄太姒夢寤驚以告文王帝王世紀作十年正月
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於明堂及發並拜

吉夢遂作程寤以是知文王作人之盛已先於太姒之夢兆之矣。

旱麓

榛 名物解。榛小木也。人或伐之以爲藩則賤。木人之所忽而不治。今旱麓榛楛濟濟。雖人所不治之材。然猶潤澤蕃息。蓋陰陽和調。自然正氣。無所暴故。萌孽得以遂達。而無夭折。周至太王傳世已久。德澤之加乎民。非特若不治之榛楛能濟濟。然盛也。故舉其微小者。則強大者可知矣。舉其人力不治者。則勤治者可知矣。王夫之詩經稗疏曰。榛楛之榛。卽詩之所謂柂。非榛栗之榛也。

紀氏昀以爲確有依據

楛

陸疏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牛筐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買楛否曰窶下自有黃土問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曹氏曰楛可以爲箭圖經有青赤二種青者荆赤者楛嫩條皆可爲筥簡古者貧婦以荆爲釵卽此二木徐氏鼎曰古有著簪荆釵今吳人以黃楊木作簪卽古之遺意著簪見韓詩外傳趙氏佑曰榛楛小木難長得濟濟者箋云得山雲雨之潤澤也以興周家王業艱難由君子有豈弟之德得天厚云若國語單穆公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

得以樂易干祿焉則又一義○又曰干祿之說自古所
無獨見於大雅旱麓及假樂篇福祿非可干之物君子
非以豈弟干祿也而干祿卽在豈弟子張學干祿蓋卽
問詩干祿之義案此說新而確故史記作問論語作學者問卽
是學夫子告以寡尤悔正與豈弟之旨相發明人君干
天祿士干君祿其道一也。

鳶

埤雅釋鳥鳶鳥醜其飛也翔高飛布翼不動曰翔鳶
鷗之類摩風回翔曰翔曲禮云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
鳴則將風故也禽經曰暮鳩鳴則小雨朝鳶鳴卽大風
鳶鈍者也風作之則高飛故詩以况君子作人之盛昔

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所謂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也舊說觀魚翼而創櫓視鴟尾而製施鴟貪殘之鳥善抄盜人餘詳四月

魚

鄭箋魚躍喻民喜得所蓋以鳶貪殘喻惡人遠去文

選注引韓詩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范氏家相謂以淵魚喻干祿之君子以戾天喻干祿之豈弟皆與中庸斷章意異集傳謂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

皇矣

菑

毛傳木立死曰菑

音恣

孔疏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

木之害故曰菑○文選注韓詩薛君曰菑反草也

翳

毛傳木自斃曰翳孔疏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

故曰翳○文選注韓詩薛君曰殪翳韓作殪因也因高填下

也王氏述間曰毛鄭皆不解作字孔疏云攻作之集傳

云拔起也竊謂作當讀爲柞周頌載芟篇載芟載柞毛

傳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

作之爾雅作斲之郭注謂削鱗也是作有斲削之義

灌

毛傳叢生也釋木木族生爲灌

桷

程子曰行生曰桷音例又音列詩緝釋木有桷桷郭注云

桷樹似榲櫨而庠小子如細栗江東呼爲桷栗毛傳主

之今不從陸疏桷桷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

轅徐氏鼎曰邢叔明引芝栴爲証然內則云芝栴蓋芝屬也庾蔚云無花葉而生者芝栴一作孺地生者爲菌則此非栴也所謂栴者今吳中呼爲茅栗顧宸引周祈名義考云杜詩園收茅栗未全貧卽橡栗乃櫟木子也莊子徐無鬼先生居山食茅栗王氏述聞曰下文櫟櫟槲栗栴方及木名舊翳灌栴則泛言木之形狀耳栴讀爲烈烈栴也斬而復生者也汝墳傳斬而復生曰肄爾雅烈栴餘也疏引詩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方言曰烈栴餘也陳鄭之間曰栴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肄或曰烈然則汝墳曰伐其條肄長發曰苞有三斲斲與栴同皇矣曰其灌

其樹義並同也

檉

毛傳

音稱

河柳也

釋木同

孔疏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

疏檉河柳爾雅翼檉葉細如絲婀娜可愛天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故一名雨師而字从聖詩疏廣要非獨知雨又能負霜雪大寒不凋有異餘柳江淹檉頌木貴冬榮檉實寒色衍義人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通志大槪松杉之類而意態似柳其材可卷爲盤榼

楛

毛傳

音櫝

櫝也

釋木同

孔疏孫炎云櫝腫節可以作杖

陸疏楛節中腫似

釋文已訛似爲以今从趙本

扶老卽今靈壽是也

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宏農共北山甚有之趙氏佑曰扶

老本杖名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顏師古注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令人延年益壽此言可爲似扶老註脚名物解春秋傳曰弱足者居椐適可杖居者之所材也椐又櫝也材適可杖木之貴也徐氏鼎曰本草一名扶老杖一名靈壽木葉圓而銳有華故山海經云靈壽實華

槩栢

毛傳槩山桑也

釋木同

孔疏槩桑栢

音音

屬材中爲弓

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栢爲上槩桑次之禹貢青州厥篚槩絲注槩桑蠶絲中琴瑟絃說文山桑有點文者集傳槩山桑也與栢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

柘

地有柘宜山不木宜山宜木宜清名柘宜山曰柘

高平之地崔豹古今注曰桑實曰葑柘實曰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人取材柘爲上櫛次之檠桑次之竹爲下蓋弓材莫良於檠尤莫良於柘故攘剔先其檠而後其柘投壺云矢以柘若棘是也蠶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徐氏鼎曰又堪染色本草云其木染黃赤色謂之柘黃天子服是也又季夏取桑柘之火見周書名物解曰柘栗也叢謂之灌細謂之櫛二者非可以爲大用而有害於營室家則修之平之檠河柳也柘之材可以爲杖而已去之不

爲傷地利存之不爲利生物故啓之辟之則無害於爲
室家者猶或存而不去也。廩山桑也其榦弓車之材也
廩柘宜不去矣。猶或攘之剔之此以見周之興。天下之
民從之居曾居室之不容矣。

靈臺

鼉

毛傳鼉魚屬月令季夏命漁師取鼉陸疏鼉形似

詩疏

下有水字
釋文無

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鷺卵甲如鎧甲

今合藥鼉甲是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晉安海物記鼉
宵鳴如桴鼓本草圖經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
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但目閉聲甚可畏人於穴掘之

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掘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蔡
元度名物解鼉从鼃腹大之形鼓腹大鳴之而遠聞故
謂之鼉鼓埤雅鼉具十二少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
淨魚枕弗如也皮中冒鼓夏小正剥鼉以爲鼓是也京
房易傳曰狔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狔讖風
鼉讖雨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
鳴故謂之鼉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亦謂之鼉
更蓋其聲如鼓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也今鼉象龍形
一名鱣吳越謂之鱣更蓋初更一鳴而止二卽再鳴也
舊云鼉性嗜睡目睛常閉能吐霧致雨力亦酋健善積

坎岸一曰獨鳴早鼉鳴夜雜說云鼉聞鼓聲則鳴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李氏曰上林賦云樹靈鼉之鼓則以鼉皮爲鼓可知矣徐氏鼎曰夏小正云剝鼉以爲鼓說者多謂取皮冒鼓范逸齋謂樂作而鼉鳴援後世伯牙鼓琴六馬仰秣爲證且以詩兩言鼓鐘不應復言鼓而謂以皮冒鼓爲非然虎可爲鞞鯨可爲鞞則鼉何不言冒鼓至謂不應復言鼓試以經解經那詩兩言鞞鼓又言奏鼓庸鼓古人立言質固不嫌複也

文王有聲

言系會金
芑 詩緝芑嘉穀也。姜氏炳璋曰：生民曰維糜維芑。芑白梁粟也。與此同。豐水之涯猶有嘉穀。人材長養猶嘉穀。然武王豈不論材而仕之。毛傳芑草也。今不從。陳氏曰：芑以喻人材。案禮表記注引豐水有芑云：枸櫞也。則又是木類。亦可備一說。然究以嘉穀之說爲勝。蓋周以嘉穀興也。詳思文來年。

生民

達 鄭箋：達羊子也。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孔疏：說文云：達小羊也。薛綜：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犴大曰羊。長幼之異名。

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后稷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碁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論者非之○魯詩司馬遷曰姜嫄爲帝嚳元姬出野見巨人跡心欣悅欲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姜嫄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而棄渠中之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之劉向曰姜嫄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

不祥而棄之鄭箋帝上帝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其左右如有人道感己者也遂有娠而肅戒不復御生子而養長名曰棄范氏家相曰鄭異義云詩魯齊韓春秋公羊說皆無父感天而生故與毛傳不同蓋鄭信緯書故不主毛傳也朱子亦遵鄭說而蘇老泉與鄭異餘見後元鳥

荏菽

毛傳荏菽戎也

釋草同

鄭箋荏菽大豆也郭注今胡

豆管子云北伐山戎山戎出冬葱及荏菽布之天下今

胡豆是也穀梁傳本此

穀梁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云戎菽也

本草踈

豆出西胡苗柔弱宛宛故名百谷中最先登者嫩時青色老則斑麻故有胡豆戎菽青斑麻累諸名遼志名回鶻豆鄉人呼豌豆爲淮豆又有野豌豆粒小名翹搖

瓜瓞

毛傳啍啍然多實也王氏述聞曰啍啍茂盛之貌

不必專訓多實說文珎讀若詩曰瓜瓞萑萑是啍啍本作萑萑。絲絲瓜瓞瓜瓞萑萑皆不專指多實而言瓜瓞萑萑猶言麻麥矍矍耳毛傳矍矍然盛茂也說文萑草盛也大雅卷阿篇萑萑萑萑毛傳梧桐盛也廣雅萑萑茂也是萑萑爲草木茂盛之通稱

黃茂

毛傳黃嘉穀也茂美也孔疏種之黃色者惟黍稷

耳黍稷穀之善者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

秬秠

毛傳

秬音巨

黑黍也秠一稔

音孚

二米也

釋草

孔疏稔

穀皮也郭注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邢疏鄭志答張逸云秠卽皮稔亦皮也今不從李巡曰秬黑黍之大名黑黍之中一稔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邢疏秬有二等一米者亦可爲酒鬯人注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裸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用之

糜芑

毛傳

釋草

作糜

赤苗也芑白苗也

釋草

郭注

糜今之

赤梁粟芑今之白梁粟皆嘉穀也

蕭

詩緝蕭香蒿也牛尾蒿也邢疏郊特牲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燒之以合其馨香之氣此言祭脂不言黍稷彼言黍稷不言祭脂文不具耳陸疏蕭荻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菜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焚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藝蕭合馨香是也

案史榮云蕭荻荻蒿二荻字皆當爲荻藝蕭合馨香亦當依禮記作燭蕭合羶蕭

羝 毛傳羝牡羊也軼道祭也孔疏祭不用牝埤雅羝性

好觶突故从抵省音从低者以低其角然後能觶突也
博雅曰吳羊牡一歲曰牡牝三歲曰羝

行葦

行葦 邢疏葦初生爲葭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
而言葦者人之所用在於成葦此愛其爲人用故以成
形名之趙氏佑曰草木之微尙知愛惜况在於人正此
一意也然草木多矣何獨取葦蓋葦族生有族屬之意
行葦則在道路間尙禁傷折又以見途人皆吾與况戚
戚兄弟乎此於興意似加切餘解見七月

鳥鷺

鳧 毛傳鳧水鳥也。姜氏炳璋曰：鳧水鴨也。釋鳥鴈施音沈。鳧郭注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鴈。陸疏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埤雅莊子云：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雞鳴詩曰：弋鳧與鴈，蓋鳧鴈常以晨飛。賦云：晨鳧且至是也。楚辭：寔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蓋沈鳧善沒而又容與與波上下，故昔人之散人慕焉。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之歸鴈之上。

鷺 毛傳鷺鳧屬。倉頡解詁云：鷺鷗也。一名水鷺，形色似

白鴿而羣飛禽經鷗信鳥也信不知用注云潮至則翔水響以爲信反爲鷺鳥所擊是知信而不知所以自害也。埤雅鷺鳧屬蒼黑色鳧好沒鷺好浮故鷺一名漚列子云漚鳥之至者百往而不止今字从鳥後人加之也。鳧鷺安樂於水故詩以爲神祇祖考之譬周官王后安車鷺總以此風土記曰鷺鷺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雞生於荷葉之上詩緝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大殺故萬物衆多徐氏鼎曰鷺言其浮也鷺言其聲也。趙氏佑曰燕尸只一事一意而分五章者蓋長言詠歎以極其祝頌之情如箋則強派矣其興以鳧鷺尤難曲解當闕之。

傳太平則萬物眾多語太廓毛西河續詩傳鳥名卷載
何楷世本古義謂逸周書有鳧旌男子所執周禮有鷩
總王后所用故以之興考妣更拉扯毛氏取之陋矣

卷阿

鳳皇 釋鳥 鷩鳳其雌皇郭注瑞應鳥毛傳鳳皇靈鳥仁
瑞也翩翩眾多也說文鳳飛羣鳥從以萬數神鳥也爲
火之精生丹穴一名鷩陸疏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爲鸞
鸞或曰鳳皇一名鷩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
不飲四字陶本無埤雅鳳神鳥也俗呼鳥王大戴禮云
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蛇頸魚尾鵝頸鴛腮龍文龜

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卽天下大安宜於文凡鳥爲鳳鳳總衆鳥者也蓋四靈唯鳳能鳩其類故鳳古作朋字古文作鳳王氏安石曰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荀子引逸詩云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蕭舊說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罹羅網師曠禽經曰乾臯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又龍乘雲鳳乘風故謂之鸞鸞偃也亦鳥偃服焉

梧桐 孔疏梧桐可以爲琴瑟是柔韌之木釋木云櫟梧

郭注今梧桐釋草又云榮桐木郭注卽梧桐然則梧桐一木耳詩緝梧桐青桐也埤雅梧一名櫬卽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徐氏鼎曰花細墮地枝頭出絲筴長三寸許五片合成老則裂開如箕謂之囊鄂其子謂桐乳綴囊鄂上飛鳥喜巢其樹莊子所謂桐乳致巢也樹性高潔異於羣木故舊說鳳凰非梧桐不棲餘詳定之方中○朱氏善曰鳳凰者賢才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賢君之喻朝陽者明時之喻徐氏鳳彩曰以梧桐生之盛而後鳳鳴之和興下章聖君有待賢之禮而後賢才有效

用之思

板

芻蕘 毛傳芻蕘薪采者孔疏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
燃火之草。

蕘

蝮 毛傳蝮蟬也諸蟬之總名陸疏鳴蝮蟬也宋衛謂之
蝮陳鄭云蝦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趙氏佑曰陸
雲寒蟬賦云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
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侯守常則
其信也加以冠冕則其容也似本此疏而言或疑其文

不類豈後人因雲賦而竄入者歟

蟾 毛傳蟾蜍也陸疏蟾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

廉儉信一名蝮蚘一名蝮螫青徐謂之蝮螭楚人謂之

蝮蚘秦燕謂之蚘蚘或名之蝮蚘一名蚘螫以下詩爾雅疏闕引今从釋文

埤雅蟾一名蝮其首方廣有冠夏小正曰蝮蟬者五采

具蟾蜍者蝮是也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

謂之蟾蜍鄒陽柳賦以爲蝮蟾厲響蜘蛛吐絲蓋蟬得

美蔭則其鳴聲尤清厲方言曰楚謂之蝮宋衛之間謂

之蟾蜍陳鄭之間謂之蝮蝮案詩云如蝮如蟾則蝮蟾

實非一物蓋蝮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禮有雀鷄蝮范

言糸會金 卷八
是也一名蟬爲其變蛻而禪故曰蟬蟬舍卑穢趨高潔
其禪足道也舊說朽木化爲蟬壞裙化爲蝶腐菌化爲
蜂又曰蠶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

桑柔

茶毒 趙氏佑曰茶苦者菜也茶毒者藥也茶毒卽以蔞
茶蔞之茶南方用以毒溪取魚卽所謂茶毒也集傳旣
以茶毒解茶蔞此乃以茶苦解茶毒適見其誤茶苦可
食之茶乃月令之苦菜秀幽風之采茶大雅如飴之萑
茶皆爲可食豈有毒能殺物而人食之者乎孔疏以茶
與毒區爲二云茶苦菜毒螫蟲集傳始專言茶是也然

茶毒之茶亦非卽茶苦之茶

韓奕

藪

毛傳藪菜殺也釋器菜謂之藪邢疏荀可爲菜殺孔

疏藪者菜茹之總名對肉殺故云菜殺謂爲菹也

荀

鄭箋荀竹萌也釋草同天官醢人荀菹魚醢孔疏醢人

加豆之實有深蒲笋菹是菹有笋有蒲也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取其中心入地翦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笋法陸疏荀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荀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鸞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熊 陸疏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
多穴地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

貓 毛傳貓似虎淺毛者也釋獸虎竊毛謂之魏貓埤雅
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字从苗舊傳貓
旦暮目睛皆圓及午卽從斂如線其鼻端常冷唯夏至
一日暖蓋貓陰類也故應陰氣如此俗云薄荷醉貓死
貓引竹此自然相感者也貓亦如虎畫地卜食俗謂之
卜鼠徐氏鼎曰貓狸身虎面柔毛利齒其睛可定時子
午卯酉如一綫寅申巳亥如滿月辰戌丑未如棗核孕
兩月而生子

貌

釋獸貌白狐其子穀郭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徐氏

鼎曰猛獸也故兵車旌畫貌貅形象威猛使眾知警曲

禮前有執獸則載貌貅孔疏貌皮之上言獻則豹羆亦

獻之貌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陸疏貌似虎或曰似熊

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穀詩爾雅疏闕此句今从趙本遼東謂

之白羆

赤豹 屈平山鬼篇乘赤豹今從文豹陸疏毛赤而文黑

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列子程生馬埤雅豹

一名程古詩云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

有所程度而食故其字从勺徐氏鼎曰詩有赤豹山海

經幽都之山有元豹爾雅有白豹洞冥記有青豹本草
云文如錢者名金錢豹如艾葉者名艾葉豹豹性暴諺
云豹跳如雷其性愛毛列女傳云南山有豹霧雨七日
不下食欲澤其衣毛而成文采是也故語云豹死留皮
人死留名

黃羆

陸疏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其脂如熊白而粗理

不如熊白美

爾雅疏引此段
爲赤豹黃羆注

詩緝禹貢梁州貢熊羆狐

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所謂各以
貴寶也

瞻印

梟

說文梟不孝鳥也。梟食母，獍食父，釋鳥梟鴟。郭注：土梟，埤雅：梟食母，故曰至捕磔之。字从鳥頭在木上。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用之。故後世於歲始祓除凶災，取以解祠。黃帝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百官。舊說梟性食母，始飛聽聲。考詳篇云：鶴聲宜學仙，雉聲宜習武，烏聲宜習醫，雁聲宜習卜筮，鵲聲宜習工巧，梟聲宜習符咒。傳曰：甌瓦可以令梟寂。又曰：梟避星名孔疏。鴟一名梟，一名鴟。趙氏佑曰：鴟梟自是一物。今俗所謂貓頭鷹，卽古之鴟。鳥首似貓，翼尾似鷹，目晝昏，夜明。故捕之，常以晝其鳴，常以夜哺子。旣長，母老不能取食，以

應子求則挂身樹上子爭啖之飛去其頭懸著枝故字
從木上鳥而梟首之象取之卽鴟鴞亦二鳥皆凶貪善
擊周公連類而重呼之以致丁宜毛氏奇齡曰舊說每
以梟鴟鴞三物相混而注者亦未分明鴟卽是鴟鴞不
是梟梟與鴟自是兩物不得錯認案諸家訓說互相出
入竊謂梟鴞原是二鳥字異聲同是以古人往往通用
漢郊祀志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而邢昺引陸璣
鴟大如斑鳩其肉可爲羹臠一條在贍邛爲梟疏是梟
鴟一物也謂一名鴟者以幽風之鴟鴞卽陳墓門萃梅
及魯泮水之鴟鴞與鴟皆惡物故得連言鴟爾雅梟鴟

郭注土梟卽此又爾雅鴟鴞鴟鴞郭注鴟類言類則非以爲鴟也亦非謂鴟鴞爲二物鴟鴞卽鸛雀似黃雀而小鴟鴞幽人或謂之鴟鴞耳非謂卽鴟鴞也爾雅未晰故混朱子謂鴟鴞似鴟鴞改之始正鴟類非一然梟鴞通用自漢已然似不必拘分爲二物若鴞之非鴟解見陳墓門

鴟 倉頡解詁鴟鴞也毛氏奇齡曰鴟似鷹而小尾如舟舵善高翔陸佃云古人觀魚翼創櫓視鴟尾制舵每呼嘯能致雨并聚眾鳥故禽經曰鴟以貪顧以愁嘯其嘯聲每以丁字始而連作倏倏聲以終之亦惡鳥也但梟

與鴟本一類同惡故連言之然實是二物唐光啓二年
慈州梟與鴟鬪相殺則其爲二物明甚趙氏佑曰孔穎
以鴟梟爲一賈公彥以鴟鴞爲二但夜鳴聲惡相似耳
陸佃則鴟與鴞并而與梟分條宋儒紛紛致辨異同各
出詩云爲梟爲鴟明是二物爾雅鴟鴞鴞鴞是正釋鴟
狂茅鴟怪鴟梟鴟是正釋鴟因梟亦一名梟鴟故混耳
竊以鴟梟自是一物今之貓頭鷹是也梟鴟自是二物
後人因爾雅而混耳案梟鴟音義同故古每通用而鴟
類不一爾雅鴟鴞鴞鴞郭注云鴟類而已非謂卽鴟也
蓋實鴟而得鴟名者也又梟鴟郭注云土梟亦梟而得

鳴名者也。如五鳩名鳩。九扈名扈。故郭云：鷓類明其非。鷓也。竊謂鷓鷓卽墓門萃梅及泮水食桑黠之鷓。爲梟乃食母之土梟。爾雅所謂梟鷓是也。似是二物而皆統名曰鷓。若鷓則旱麓及四月之鷓。倉頡解詁以爲鷓卽鷓是也。至梟與鷓不同。則確不可易。

召旻

棲苴 毛傳：苴水中浮草也。鄭箋：如樹上之棲苴。孔疏：苴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棲爲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鄭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然朱芹詩經札記云：北人置菜於樹以受

風日蓋欲乾之而不與其遽乾其名爲棲苴此槎上老人言也然則從鄭箋其說較長又楚辭悲回風草苴比而不芳注草枯曰苴又劉跂暇日記北人樹上晒乾菜冬春食之詩所謂棲苴如烏棲然槎上老人本此

疏粳 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正韻粳精米也孔疏米之

率糲十粳九鑿八侍御七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粳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麤於粳故爲疏也說文糲米一斛舂八斗爲粳舂九斗爲粳風土記精

音

舂

九斗

爲粳

風土

記精

析米十取七八朱子論語注謂精爲鑿鑿與繫同正韻
謂裨爲精是精九而鑿八此爲小異要皆米之善者耳
周頌

思文

來牟 毛傳牟麥也鄭箋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
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木僞秦誓孔疏孟

子云麩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大麥也周自后稷以
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此交相證
明其事同也劉向封事引貽我釐麩韓詩作貽我嘉麥
廣雅來小麥也牟大麥也釋文牟字書作麩或作麥○

文選注韓詩薛君曰大麥也范氏家相云廣雅麩小麥
麩大麥經言來牟當兼二麥但韓詩來牟本作嘉麥似
止大麥也

噫嘻

穀 楊泉物理論稻者漑種之總名梁者黍稷之總名菽
者眾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
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繼序謂國語云百
穀百蔬又何解爾雅翼穀之種類每物不下十數亦何
假蔬果而後爲百耶

振鷺

鷺 毛傳鷺白鳥也振振羣飛貌釋鳥鷺春鉏郭注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陸疏水鳥也好而潔白謂之白鳥青脚長高尺七八寸短尾喙長頭上有長毛十數莖好取魚食名物解作詩者以其潔白不可汚喻君子之德以常有振舉之意喻君子之威儀埤雅鷺頭上有絲毵毵然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禽經曰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藏殺機也青脚喜翹高七八寸善蹙捕魚又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詩以况二王之後之容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今鷺集每至水面數尺必低回少盤其勢與飛

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不特朱鷺然也禽經曰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修水禽之尾多促山禽鵲類是也水禽鷺類是也又曰鷓好霜鷺惡露字从露省雖馴擾者每至白露降則飛揚而去不可復畜矣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鷺白鳥也淮南子曰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詩正言白鳥鷺鷺以美文王之德徐氏鼎曰鷓飛則霜鷺飛則露故名步於淺水好自低昂狀似春似鋤故一名春鋤又常有振舉之意且甚潔白故詩以况二王後又有朱鷺不吞鯉一名帶絲禽趙

氏佑曰振鷺一名振羽見禮記注又云詩考載韓詩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亦見後漢書注蓋不以我客爲二王後稱今安溪本之以詩爲釋莫於太學之詩范氏家相曰毛以雍爲澤鷺是水鳥之在澤者無取於西之義如以鷺興辟雍學士之潔白則非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矣姑存其說可耳案文王辟雍在郊故曰于彼西雝武王辟雍在國故曰鎬京辟雍此說自不可廢

豐年

稌 毛傳稌稻也孔疏郭璞云今沛國呼稻爲稌李氏曰

天官食醫牛宜稌鄭司農注云稌也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下溼其穀宜稌今黍稌無所不熟故曰豐年毛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釋文韓詩陳穀曰秭案秭字承上萬億字而及之自當依毛傳作數解但以爲萬億及於陳穀說亦未可厚非黍見黍離及鴉羽

潛

潛 毛傳潛溙也釋器溙謂之泔郭注今之作溙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寒得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溙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溙溙也積柴水中魚舍也溙稌潛泔古今字釋文韓詩云泔

魚池小雅作潛時砧反案或以爲取魚具或以爲養魚舍要之養之亦所以取之意本一貫集傳亦從毛說然則小雅潛雖伏矣之潛亦當同此解○王氏安石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今不從

鯪

鄭箋鯪白鯪也釋魚黑鮪郭注卽白鯪江東呼爲鮪

音邢疏詩頌鯪鰭鯪之鯪是也埤雅鯪形狹而長若

條然故曰鯪今江淮之間謂之鯪音鯪魚性浮似鱸而白

爾雅翼纖長而白故曰白鯪又謂白鯪好游水上故莊

子稱鯪魚出游從容以爲魚樂本草生江湖中長數寸

形狹而扁狀如柳葉鱗細而整潔白可愛好羣游一名

白儵一名鱮魚今吳中呼爲鮓鱮魚范氏處義曰鱮魚
之大鱮鱮之長鱮之形偃鯉之形俯舉其類之多皆用
以薦享

小砒

莽蜂

毛傳

莽蜂摩

尺制

曳也

孔疏

釋訓

云作

專

筆又作

掣古今字孫炎云謂相摩曳入於惡也姜氏炳璋曰莽
字卽有掣曳之義說文云蜂飛蟲之螫人者王氏曰莽
使也曹氏曰成王謂己之遇辛螫豈有使蜂螫之者哉
實自求之也○埤雅蜂有兩衙應潮誅罰徵令絕嚴有
君臣之義化書曰其毒在尾垂穎如蜂故曰蜂傳曰蜂

萬垂芒是也採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其
王所居疊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言蜂居如臺蟻居如
樓也一名蠟蜂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如蠟蓋厚於
此者必薄於彼西方書曰味如嚼蠟舊說蜂化蜜必取
匣猪之水注之蠟房而後蜜成方言曰其大者謂之壺
蜂卽今黑蜂蓋亦釀蜜楚辭所謂赤蟻若象元蜂若壺
者也又一種黃蜂無蜜纖長其窠仰綴於屋銜漆以固
其蒂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爾雅曰
蠶醜蛩蛩垂腴也一名萬蓋蜂類眾多動以萬計舊說
數人以千數物以萬莊子所謂號物之數謂之萬也抱

朴子曰：雉有專棲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自然論曰：蜂無王而盡死，東晉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

桃蟲 毛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而終大者，釋鳥。桃蟲，鷦。

其雌鷦，郭注：鷦，鷦也。俗名爲巧婦。小鳥而生鷦鷯者也。廣雅：鷦鷯，鷦鷯。鷦鷯言始小終大。陸疏：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鷦，故俗云鷦鷯生鷦鷯。雅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若繫之以髮，鷦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爵，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爲巢，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鞞然。故一名鞞雀。其化輒爲

鵙呂氏讀詩記一說猶言初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
蟲化爲鵙徐氏鼎曰張茂先鷦鷯賦云小鳥也巢林不
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有以桃蟲卽指爲鷦鷯者是因
鷦鷯亦有鷦鷯之名又二詩皆指管蔡故混爲一耳其
實大小各不相類云拚飛維鳥者言其始小終大非小
卽大也○毛氏奇齡曰桃蟲猶竊脂之名桑扈原不因
木而名又云所棲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銳如錐專剖葦
中蟲食之謂之掏蟲掏桃字通案以爲掏蟲似亦可備
一說而未免無據趙氏佑曰樹上小青蟲食葉久之俄
翼而飛此化生所多有不必桃蟲也偶舉言之耳詩解

依傳以鷦鷯始小終大爲說雖據爾雅

孔疏引郭注鷦鷯小鳥而生鷦鷯

鷦陸疏其雛化而爲鷦鷯

然鷦鷯本鳥非蟲說苑云巢於葦苕非桃

經文明分蟲鳥必是非鳥而爲鳥未應以小鳥稱蟲大

鳥始稱鳥皆有可疑詩是言物情變幻無常不可忽易

蜂蟲兩喻乃勿近小人勿輕小物之意爾雅桃蟲鷦其

雌鷦恐亦言桃蟲之所爲鳥乃鷦也諸家拘於釋鳥常

例遂以鷦爲桃蟲本名案照此則當讀作桃蟲所化之

鷦其雌鷦也亦可備一說以常例論自當作桃蟲卽鷦

然讀書當變通如釋鳥佳其鷦鷯鄭夾漈謂其者指之

之詞趙氏從之以爲佳其非斷句讀爾雅者多誤正如

日知錄謂訓說文者以參爲商星。不合天文。亦與此類。可知讀書不宜泥古也。

蓼 毛傳集于蓼言辛苦也。錢氏曰蓼味辛而苦。埤雅離騷曰蓼蟲不能從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怨卧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

載芟

椒 毛傳椒猶飶也。飶芬芳也。曹氏曰椒及飶皆酒醴芬芳之氣。孔疏椒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詩故曰椒之氣烈故古者謂椒酒取其

香且烈也。楚辭：奠桂酒兮椒漿。趙氏佑曰：有飶其香，食之香也。有椒其馨，酒之香也。皆釋文集傳闕採餘解見椒聊。

良邦

黍 詩緝：鄭箋：豐年雖賤者猶食黍。孔疏：少年特牲云：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旤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

茶 釋草：荼，委葉。郭注：詩云：以蔎荼蓼。邢疏：穢草也。王肅說：詩云：茶陸穢草。然則荼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蔎，耘除也。今詩本蔎作薺，音義同。朱子曰：先儒說茶，但

云苦菜莫詳其爲何物觀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茶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茶亦一驗也

蓼

毛傳蓼水草也孔疏王肅曰茶陸穢蓼水穢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三茶考見擗谷風釋草蓄虞蓼邢疏卽蓼之生水澤者也埤雅詩以蓍茶蓼茶陸草也蓼水草也蓍則高下無所不治且因暑雨化之以醜其田故朽而黍稷茂也古今注茶蓼紫色者茶也青色者蓼也。

蓍牡 毛傳黃牛黑昏曰蓍社稷之牛角尺孔疏地官牧

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注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當用黝牛今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唇也釋文犝作犝日本亦作犝趙氏佑曰有犝其角傳社稷之牛角尺語異王制據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三句俱以祭字貫下由此傳證之足悟賓客二字當作社稷乃記錄之誤注家未及審訂耳案此條以詩傳證王制之說可以爲讀書之法

絲衣

羊牛 毛傳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鄭箋載猶戴也弁爵

弁也。魯弁而祭於王士服也。釋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
濯及豆籩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
告充已乃舉鼎幕告絜禮之次也。鼎圓弁上謂之燕。

魯頌

駟

牡馬。毛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孔疏幹謂馬脅陸疏

牡馬驚也。

詩釋文引草木疏
文今从趙本補

趙氏佑曰爾雅馬屬牡曰

驚牝曰駘釋文驚之逸反而於駟篇首牡馬引草木疏
云云說文同三百篇之馬非一。駟爲尤盛。疏語獨見此
三字。則闕遺者多矣。又曰牡馬孔疏本作牧馬今作牡

者從釋文本詩書陸孔二本所據互異此類不勝指今
之詩書有從陸而違孔者有從孔而違陸者不知何時
所定其皆出自開元詔定五經文字之本與聊揭其例
於此

驕

毛傳驕馬白跨曰驕

釋音同

孔疏驕黑色跨髀間所跨

據之處郭注驕黑色跨髀間名物解白黑母也以白下
黑爲從其子述而不作跨志在隨者也

皇

毛傳黃白曰皇

釋音說文皆作隍

驪

毛傳純黑曰驪說文馬深黑色也檀弓夏后氏尙黑

戎事乘驪月令冬駕鐵驪郭注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

盜驪綠耳又曰右服盜驪盜驪千里馬細頸驪黑色也
邢疏右服盜驪者彼云癸酉天子命八駿之乘右服盜
驪而左綠耳天子主車造父爲御是也徐鍇曰據爾雅
小頷盜驪臣以爲盜驪淺黑名物解馬火畜也麗乎黑
也

黃 毛傳黃駢曰黃孔疏驪黃爾雅無文謂黃而微赤駢
赤色也黃駢謂黃而雜赤者○孔疏此章言良馬良馬
用之朝祀故云彭彭有力有容埤雅黃亦馬之上色也
故駟頌首章曰有驪有黃列子云牝而黃牡而驪馬至
果天下之馬也有駟曰乘黃乃言乘牡卒言青驪之駟

則黃牝驪牡剛柔之質具矣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
言吉事乘此車攻詩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是也

騅

毛傳蒼白雜毛曰騅

釋畜同

邢疏蒼淺青也毛有淺青

及白兼雜毛者名騅徐本說文蒼黑襍毛徐鍇曰蘆騅
色埤雅騅亦馮類取騅之色一曰蒼白雜毛騅一曰蒼
黑雜毛騅今騅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詩曰毳
衣如茨傳曰茨騅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

駮

毛傳黃白雜毛曰駮

釋畜同

孔疏騅駮皆云雜色是體

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駮曰黃止一毛
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色也郭注

今之桃華馬。徐本說文云黃馬白毛。唐本云黃馬白雜。毛名物解。黃白雜色也。鬻而中者黃之道。動而變者王之事。雜故變。變故大。王者大也。不一而大爲不駮。有雜意。

駮 毛傳赤黃曰駮。孔疏駮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六書故馬赤色也。周官凡陽祀用駮牲。記曰周人尙赤。牲用駮。

騏 毛傳蒼騏曰騏。孔疏騏。騏爾雅無文。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頊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爲青黑色。說文

騏馬青驪。文如博棋也。徐鍇曰：博棋子也。相如賦曰：射遊騏。六書故：騏馬，綦色也。綦，蒼艾色也。埤雅詩曰：其弁伊騏。弁，皮弁也。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眠朝則皮弁服。皮弁以鹿皮爲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色象騏，故也。亦或謂之綦弁。詩曰：騏驕是中。駟驪是驂。蓋騏驕中駟。駟驪上駟，故服以騏驕。驂以駟驪。淮南子曰：驂欲馳，服欲步。宣王之詩：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修，其所以執駟綱，馬教驩攻，特臧僕講馭夫之法，滋廣故。雖騏亦閑習，任爲用，非獨四驪也。○孔疏：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伍，伍有力。林氏有席曰：以

上八種以毛色分。

驪

毛傳青驪驪曰驪

釋畜同

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郭

注色有深淺斑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說文青驪白驪

馬文如鼉魚徐鍇曰據史記匈奴之奇畜也案毛傳爾

雅驪字上俱無白字與說文小異○韓詩驪白馬黑鬣

也見三家拾遺

駱

毛傳白馬黑鬣駱

釋畜同

孔疏髦卽是鬣馬之駮也邢

疏鬣鬣也白馬黑鬣者名駱白馬說文白馬黑鬣尾○

廣雅朱鬣爲駱埤雅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

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

絡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駕彼四駱。又曰：乘其四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純駟矣。詩曰：駕我騏驎，蓋言秦之士也。又曰：騏驎是中駟，驪是驂，蓋言秦之卿也。詩緝駱馬耐勞苦，四牡云：嘽嘽駱馬，今以勞之故，猶嘽嘽喘息，人勞可知矣。名物解：白馬黑鬣爲子勝母，故从各。

駟

毛傳：赤身黑鬣曰駟，孔疏：駟爲赤色，卽今之駟馬也。若身鬣俱赤，則駟馬矣。詩云：騏駟是中，六書故：月令夏駕赤駟，亦與赤身之說合。然中央土則駕黃駟，又不可

曉亦作騶爾雅翼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爲淺深之別也。說文赤馬黑毛尾名物解赤馬黑鬣赤黑配也。以赤配黑爲得其匹。留而不行。

雒

毛傳黑身白鬣曰雒孔疏騶雒爾雅無文。定本集注

及徐音皆作駱俗本多作駮爾雅有騶白駮不應傳與徐異且樊光孫炎於騶白駮下乃引易乾爲駮馬引東山皇駮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駮也。其字定當爲雒。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趙氏佑曰雒本鳥名。卽釋鳥之鵠烏鷦豈以馬有相似而名亦如二目白魚之類歟。然鄭孔弗深考後學無從臆斷耳。案駱上文已見不

應復見。故孔疏亦不從定本。以爲定當作雜也。○孔疏此章言田馬田獵當疾。故云釋釋善走。名物解黑馬白鬣爲母勝子。乖異之道。故與駱皆从各。母從子者也。勝爲上逆。故又从佳。

駟

毛傳陰白雜毛曰駟

釋音同

郭注陰淺黑。今之泥驄。邢

疏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名駟。孔疏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蒼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埤雅皇華詩曰維駒而駟。駱駟繼之。其先後與駟之序合。然則駟不如駱。駱不如騏矣。詩卒言駟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

滋善也。名物解馬火畜也。陰白蒙之有因之義。因猶姻也。

駮

毛傳形白雜毛曰駮

釋音同

郭注卽今之赭白馬形赤

說文馬赤白雜毛似鰕魚也。

驪

毛傳豪骿曰驪

音鞞

孔疏驪爾雅無文。說文骿骿也。郭

璞云骿脚脛然則骿者膝下之名。謂毫毛在骿而白長。

○說文驪馬黃腰讀若簞

魚

毛傳二目白曰魚

釋音同

釋音

一目白曰鱮

音開

二目白魚

郭注似魚目也。其目小而多白。馬之易驚者。埤雅魚今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言有驪有黃於前。言有驪有

魚於後。每章愈下。蓋言僖公至誠成物。有加而無己。莊
子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邪。思
馬斯徂。殆此之謂也。名物解曰。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
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
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曰馬曰作者。習其動作
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姑足以行而已
矣。駑馬馬之下者。故其類亦下。豪骭曰驪。尚取於良。二
目白曰魚。則目病也。故曰彌下。○孔疏此章言駑馬主
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云祛祛。強健也。埤雅周禮校
人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蓋諸侯有良馬戎

馬而無齊道大夫有田馬駑馬而無種戎伯樂云良馬
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良
馬卽國馬也故駟頌以爲諸侯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
變種曰良者以此也歟庾人曰八尺以上爲龍此種馬
也豈所謂天下之馬者耶蓋馬八尺以上則疑於龍矣
故謂之龍坤之上六稱龍與此同義○林氏有席曰已
上八種或以鬣分或以毛分或以目分凡十六種而驕
皇驪黃爲良馬騅駟騂爲戎馬驛駱駟雒爲田馬駟
駟鱣魚爲駑馬

有駑

駟

毛傳青驪曰駟

釋音

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青色黑毛

相雜者名駟郭注駟今之鐵驄毛傳駟馬肥強貌說文馬飽也名物解馬火畜也以青爲所生以黑爲所麗段氏玉裁曰謂深黑色而戴青色也

泮水

芹

埤雅芹取有香藻取有文茆取有味蓋士之於學也

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既至而學文則采藻之譬也及其久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則采茆之譬也餘詳采菽

藻

解見采蘋

茆

毛傳鳧葵也詩緝茆音蕁也醢人朝事之豆有茆菹

鄭注讀作茅玉篇音柳陸疏茆與苳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生食又可嚮滑美江南人謂之蕁菜或謂之水葵諸波澤水中皆有埤雅茆蕁也葉如苳菜而紫莖大如箸柔滑可羹齊民要術云蕁性易生種以深淺爲候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水淺則莖瘦而葉多逐水而性滑故謂之淳菜張邦基墨莊漫錄曰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蕁鯽之奠蕁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菜蕁羹鱸膾固秋物而蕁不可

曉案本草蓴味甘三月至八月名絲蓴霜降已後至十月二月名塊蓴味甘澀取以爲羹猶勝雜菜據此則秋風時蓴菜已美張邦基謂至秋不可食或所見不同也茹杜子春讀爲卯說文力見切以泮宮詩讀之說文音爲叶徐氏鼎曰茹蓴菜亦謂之淳菜若干寶云今之鮓躑草非是

飛鴉 陸疏鴉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鵬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惟鴉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爾雅疏此段在爲臯爲鴟疏今从趙本

桑黽

毛傳

亦作甚音甚

桑實也

元龜

毛傳

元龜尺二寸孔疏漢食貨志龜不盈尺不得

爲寶

象

說文

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嶺表錄異象

肉有二十種胆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弗林大食多白象雲南豪族多畜象負重致遠若中國之牛馬沈懷遠南越志象牙長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而爾窮其土得乃已埤雅其所食物皆以鼻取蓋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爲器飾左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餘詳君子偕老

及采薇

闕官

重穆 詩緝重穆亦作種稷孔疏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
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稷

種稷 毛傳先種曰種後種曰稷孔疏當謂先種先熟後
種後熟但傳畧不言其熟耳重穆種稷生熟早晚之異
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稷

白牡駢剛 毛傳白牡周公牲也駢剛魯公牲也孔疏文
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
公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

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
文云牝特也白牡謂白特駢剛謂赤特也何氏楷曰剛
通作牝王氏夫之謂牝以牛脊言之紀氏昫以爲然○
春秋繁露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牛必在
滌三月牡貴肥潔而不貴其大也武帝使張湯問曰周
天子用駢剛羣臣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仲
舒對曰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及
四海故使祭之以白牡上不與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
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魯緣何
以祭郊臣仲舒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於聖功莫大

於此周公聖人也有合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曰魯郊用純騂周色尙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范氏家相曰江都以爲白牡尙純用以祭周公騂剛尙赤魯郊同於天子分白牡騂剛爲二義亦可通至於魯之郊爲成王所賜則後儒多辨其不然蓋明堂位之文實出漢初諸儒之手遂爲莽歆所藉口耳

商頌

元鳥

元鳥

李氏曰燕也其色黑故謂之元鳥魯詩司馬遷曰

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劉向曰簡狄與姊妹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墮之五色甚好簡狄得而吞之遂孕生契鄭箋降下也天使鳥下生商者謂鳥遺卵城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范氏家相曰屈原天問云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至貽女何喜則吞卵生商之說自春秋之後有之緯書中候契握云元鳥遺卵流娥簡狄吞之生契封商鄭氏據以解經遂成千古疑義竊謂稷契皆無人道而生何以稷棄而契不棄乎蓋姜嫄簡狄

同爲帝妃履跡吞卵事或有之不過聖人降生之徵履迹吞卵之後進御於轡因而有娠理之至常豈無入道而生者若稷之被棄自因生而不育形狀有異之故耳日知錄曰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雉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傳元鳥臯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姜氏炳璋曰方氏苞力辨

上古無郊禘之祀。非獨吞卵之誣。卽祀郊禘亦非其實。蓋聖人誕生。豈必符瑞。何至稷契皆以郊禘。稷以巨流。契又以鳧卵也。詩只言天命生商。正元鳥降之時。降者鳥之高飛從上而下。非天降之也。

長發

駿厖 黃氏日抄曰董氏謂齊詩作駿驪驪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云爲下國綴旒喻也爲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爲下國駿厖亦喻也爲其負載下國之任也若謂馬非所以爲喻則旒旒亦何足爲喻螽斯可以喻后妃鴻飛可以喻周公詩人託物取義固不嫌其微

也若古說駿大也厯厚也是曰爲下國大厚於文義旣
不順於前章爲下國綴旒語例亦不符

詩緒餘錄卷八終

受業葉應陽校字